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十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靜庵文集續編目錄

原命

人閒嗜好之研究

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

自序

自序二

汗德像贊

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文學小言

屈子文學之精神

譯本琵琶記序

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

去毒篇

紀言

教育小言十二則

教育小言十則

教育小言十三則

教育小言十則

教育普及之根本辦法

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

崇正講舍碑記略

歐羅巴通史序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宋代之金石學

都二十三篇

門人

趙萬里

輯

靜庵文集續編

海甯 王國維

原命

我國哲學上之議論集於性與理二字次之者命也命有二義通常之所謂命論語所謂死生有命是也哲學上之所謂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命之有二義其來已古西洋哲學上亦有此二問題其言禍福壽夭之有命者謂之定命論

Fate

ism

其言善惡賢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動作皆由前定者謂之

定業論

Determinism

而定業論與意志自由論之爭尤為西

洋哲學上重大之事實延至今日而尚未得最終之解決我國之哲學家除墨子外皆定命論者也然遽謂之定業論者則甚不然古代之哲學家今舉孟子以代表之孟子之為持定命論者而兼亦持意志自由論得由下二章窺之其曰

青鹿文集卷之八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又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弗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弗謂命也

前章之所謂命即死生有命之命後章之命與天命之謂性之命略同而專指氣質之清濁而言之其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則孟子之非定業論者昭昭然矣至宋儒亦繼承此思想今舉張橫渠之言以代表之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焉

正蒙誠明篇

通觀我國哲學上實無一人持定業論者故其昌言意志自由論者亦不數數覲也然我國倫理學無不預想此論者此論之果確實與否正吾人今日所欲研究者也

我國之言命者不外定命論與非定命論二種二者於哲學上非有重大之興味故可不論又我國哲學上無持定業論者其他經典中所謂命又與性字與理字之義相近朱子所謂「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而二者之說已見於余之釋理論性二篇故亦可不論今轉而論西洋哲學上與此相似之問題即定業論與自由意志論之爭及其解決之道庶於吾國之性命論上亦不無因之明晰云爾

定業論者之說曰吾人之行為皆為動機所決定雖吾人有時於二行為間或二動機間若能選擇其一者然就實際言之不過動機之强者制動機之弱者而已之選擇作用無與焉故吾人行為之善惡皆必然的因之吾人品性之善惡亦必然的而非吾人自由所為也意志自由論反是謂吾人於二動機間有自由之選擇力而為一事與否一存於吾人之自由故吾人對自己之行為及品性不能不自負其責任此二者之爭自希臘以來永為哲學上之題目汗德純理批評之第三安梯諾朱中所示正理及反理之對立實明示此爭論者也

此二論之爭論而不決者蓋有由矣蓋從定業論之說則吾人對自己之行為無絲毫之責任善人不足敬而惡人有辭矣從意志自由論之說則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為之破滅此又愛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於是汗德始起而綜合此二說曰在

現象之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以為其原因而此原因復有他原因以為之原因如此遞衍以至於無窮無往而不發見因果之關係故吾人之經驗的品性中在在為因果律所決定故必然而非自由也此則定業論之說真也然現象之世界外尚有本體之世界故吾人經驗的品性外亦尚有睿智的品性而空閒時間及因果律祇能應用于現象之世界本體之世界則立於此等知識之形式外故吾人之睿智的品性自由的非必然的也此則意志自由論之說亦真也故同一事實自現象之方面言之則可謂之必然而自本體之方面言之則可謂之自由而自由之結果得現於現象之世界中所謂無上命法是也即吾人之處一事也無論實際上能如此與否必有當如此不當如彼之感他人亦不問我能如此否苟不如此必加以呵責使意志而不自由則吾人不能感其當然他人亦不能加以

青備也今有一妄言者於此自其經驗的品性言之則其原因存於不良之教育腐敗之社會或本有不德之性質或缺羞惡之感情又有妄言所得之利益之觀念為其目前之動機以決定此行為而吾人之研究妄言之原因也亦得與研究自然中之結果之原因同然吾人決不因其固有之性質故決不因其現在之境遇故亦決不因前此之生活狀態故而不加以責備其視此等原因若不存在者然而以此行為為彼之所自造何則吾人之實踐理性實離一切經驗的條件而獨立以于吾人之動作中生一新方向故妄言之罪自其經驗的品性言之雖為必然的然睿智的品性不能不負其責任也此汗德之調停說之大略也

汗德於是下自由之定義其消極之定義曰意志之離感性的衝動而獨立其積極之定義則曰純粹理性之能現於實踐也

然意志之離衝動而獨立與純粹理性之現於實踐更無原因以決定之歟汗德亦應之曰有理性之勢力即是也故汗德以自由為因果之一種但自由之因果與自然之因果其性質異耳然既有原因以決定之矣則雖欲謂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謂之自由者則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勢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吾人所以從理性之命令而離身體上之衝動而獨立者必有種種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箇人之精神必存于民族之精神而此等表面的自由不過不可見之原因因戰勝可見之原因耳其為原因所決定仍與自然界之事變無以異也

叔本華亦紹述汗德之說而稍正其誤謂動機律之在人事界與因果律之在自然界同故意志之既入經驗界而現于箇人之品性以後則無往而不為動機所決定惟意志之自己拒絕

或自己主張其結果雖現于經驗上然屬意志之自由然其謂意志之拒絕自己本于物我一體之知識則此知識非即拒絕意志之動機乎則自由二字意志之本體果有此性質否吾不能知然其在經驗之世界中不過一空虛之概念終不能有實在之內容也

然則吾人之行為既為必然的而非自由的則責任之觀念又何自起乎曰一切行為必有外界及內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意識必存於無意識而此種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對此等原因但為其所決定而不能加以選擇如汗德所引妄言之例固半出於教育及社會之影響而吾人之入如此之社會受如此之教育亦有他原因以決定之而此等原因往往為吾人所不及覺現在之行為之不適于人生之目的也一若當時全可以自由者於是有責任及悔恨

之感情起而此等感情以為心理上一種之勢力故故足為決定後日行為之原因此責任之感情之實踐上之價值也故吾人責任之感情僅足以影響後此之行為而不足以推前此之行為之自由也余以此二論之爭與命之問題相聯絡故批評之于此又使世人知責任之觀念自有實在上之價值不必藉意志自由論為羽翼也

人間嗜好之研究

活動之不能以須臾息者其唯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動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動之地則感一種之快樂反是則感一種之苦痛此種苦痛非積極的苦痛而消極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虛的苦痛也空虛的苦痛比積極的苦痛尤為人所難堪何則積極的苦痛猶為心之活動之一種故亦含快樂之原質而空虛的苦痛則并此原質而無之故也人與其無生也不如

惡生與其不活動也不如惡活動此生理學及心理學上之大原理不可誣也人欲醫此苦痛於是用種種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 To kill time 而在中國則名之曰消遣其用語之確當均無以易一切嗜好由此起也

然人心之活動亦夥矣食色之欲所以保存箇人及其種姓之生活者實存於人心之根柢而時時要求其滿足然滿足此欲固非易易也於是或勞心或勞力戚戚嗟嗟以求其生活之道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工作工作之為一種積極的苦痛吾人之所經驗也且人固不能終日從事于工作歲有閒月月有閒日日有閒時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簡其閒暇愈多此時雖乏積極的苦痛然以空虛之消極的苦痛代之故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動者雖無益于生活之事業亦驚而趨之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嗜好雖嗜好之高尚卑劣萬有不齊然其所以慰

空虛之苦痛而與人心以活動者其揆一也

嗜好之為物本所以醫空虛的苦痛者故皆與生活無直接之關係然若謂其與生活之欲無關係則甚不然者也人類之於生活既競爭而得勝矣於是此根本之欲復變而為勢力之欲而務使其物質上與精神上之生活超於他人之生活之上此勢力之欲即謂之生活之欲之苗裔無不可也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體力而使之活動其直接為生活故而活動時謂之曰工作或其勢力有餘而唯為活動故而活動時謂之曰嗜好故嗜好之為物雖非表直接之勢力亦必為勢力之小影或足以遂其勢力之欲者始足以動人心而醫其空虛的苦痛不然欲其嗜之也難矣今吾人當進而研究種種之嗜好且示其與生活及勢力之欲之關係焉

嗜好中之烟酒二者其令人心休息之方面多而活動之方面

少易言以明之此二者之效甯在醫積極的苦痛而不在醫消極的苦痛又此二者於心理上之結果外兼有生理上之結果而吾人對此二者之經驗亦甚少故不具論今先論博弈夫人生者競爭之生活也苟吾人競爭之勢力無所施於實際或實際上既競爭而勝矣則其賸餘之勢力仍不能不求發洩之地博弈之事正於抽象上表出競爭之世界而使吾人於此滿足其勢力之欲者也且博弈以但表普遍的抽象的競爭而不表所競爭者之為某物

故為金錢而賭博者不在此例

故吾人競爭之本能遂於此以無嫌疑無忌憚之態度發表之於是得窺人類極端之利己主義至實際之人生中人類之競爭雖無異於博弈然能如是之磊磊落落者鮮矣且博與弈之性質亦自有辨此二者雖皆世界競爭之小影而博又為運命之小影人以執着於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於無望之福而暗於無望之禍而於賭博之

中此無望之福時時有可能性在以博之勝負人力與運命二者決之而弈之勝負則全由人力決之故也又但就人力言則博者悟性上之競爭而奕者理性上之競爭也長于悟性者其嗜博也甚於奕長於理性者其嗜奕也愈於博嗜博者之性格機警也脆弱也依賴也嗜奕者之性格謹慎也堅忍也獨立也譬之治生前者如朱公居陶居與時逐後者如任氏之折節為儉盡力田畜亦致千金人亦各隨其性之所近而欲於競爭之中發見其勢力之優勝之快樂耳吾人對博奕之嗜好殆非此無以解釋之也

若夫宮室車馬衣服之嗜好其通用之部分屬於生活之欲而其妝飾之部分則屬於勢力之欲馳騁田獵跳舞之嗜好亦此勢力之欲之所發表也常人之對書畫古玩物也亦然彼之愛書籍非必愛其所含之真理也愛書畫古玩非必愛其形式之優